

013482

弥渡彝族简志

弥渡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弥渡彝族简志

弥渡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序 言

弥渡县人民政府县长 杨灿荣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弥渡彝族是弥渡这片红土地上最早的土著民族之一。千百年来，弥渡彝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为建设和保卫祖国，缔结多民族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颂歌。历史上，不管中原地区是统一，还是分裂，弥渡地区的彝族始终心向祖国。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与尊严，弥渡彝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中，弥渡彝族儿女踊跃参加，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充分享受到各种平等权利，与各民族一道，以前所未有的激情，豪情万丈，信心满怀地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决心努力共谋发展，共建美好家园，共创幸福生活。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和 70 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怀着赤子之心、报国之志，踊跃参加，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烙印深深，轨迹辉煌。今天，弥渡彝族人民正和各兄弟民族一道，唱着民族团结的颂歌，阔步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上。

弥渡彝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弥渡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西部方言。弥渡彝族人民有着悠久的歌唱传统，男女老少皆喜歌唱，能歌善舞，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各种仪式中

都要赋诗歌唱。他们善于用诗歌和音乐表情达意，以自己创造的诗歌艺术作为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工具和斗争的武器。他们的民族历史以及生活经验也无不用自己的诗歌来保留和传播。诗人何其芳曾称赞彝族民歌“很有特别的色彩，就象在辽远的寂寥的山谷中忽然出现的奇异的迷人音乐”。彝族民歌是弥渡民歌中散发着浓郁芳香和具有民族特点的一个亮点，一朵奇葩，是弥渡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瑰宝。

为如实记述弥渡彝族的历史沿革，发展演变史实，特别是客观真实地反映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弥渡彝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由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编辑出版《弥渡彝族简史》。《弥渡彝族简史》在省州民族工作部门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全体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今天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弥渡彝族简史》的出版发行，是全县民族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弥渡彝族简史》采用客观写实的手法，以翔实的史料，简洁的文字，具体的实例，生动地再现了弥渡彝族的发展演变史。是一部难得的地方民族史书。它的出版发行，对于全县人民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繁荣，加快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希望全县人民，特别是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认真读一读这本史书，从中汲取知识和营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全县人民早日奔小康献计出力，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扎扎实实地工作，默默无闻的奉献。

我希望全县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以《弥渡彝族简史》出版发行为契机，掀起一个学习和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热潮，为把家乡早日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编 古代史	
第一章 汉代以前的弥渡土著先民	(1)
第一节 弥渡境内远古文化遗址及特点	(1)
第二节 勤劳、勇敢、聪慧的彝族先民	(5)
第二章 彝族族源及民族形成	(7)
第一节 弥渡彝族与古羌人的渊源	(7)
第二节 弥渡彝族渊源于土著居民	(12)
第三节 弥渡彝族与滇人的渊源	(15)
第四节 弥渡彝族与叟和昆明人的渊源	(17)
第五节 弥渡彝族与乌蛮、白蛮的渊源	(19)
第六节 彝族族名的由来	(24)
第三章 汉晋时期弥渡彝族先民	(25)
第一节 彝族先民龙佑那建立建宁国	(25)
第二节 白崖为中心的羁縻性质地方政权	(28)
第三节 “勃弄蛮”与白子国	(30)
第四章 南诏时期弥渡彝族先民	(33)
第一节 细奴罗建立蒙舍诏	(33)
第二节 南诏政权	(36)
第三节 南诏国的建立和发展	(38)
第五章 元明清时期弥渡彝族	(43)
第一节 元明清时期弥渡罗罗的基本情况	(43)

第二节	弥渡彝族土官李氏家族	(46)
第三节	明清时期改土归流	(48)
第六章	古代弥渡彝族经济	(52)
第一节	社会成员的等级类型和相互关系	(52)
第二节	等级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	(55)
第三节	基于人身占有和隶属关系的负担	(57)
第七章	古代弥渡彝族文化	(60)
第一节	弥渡彝族原始宗教	(60)
第二节	毕摩教和毕摩教信仰的产生	(68)
第三节	古代弥渡彝族的生活习俗	(71)
第四节	弥渡彝族的主要节日	(73)
第二编 近代史		
第八章	清咸同年间李文学起义	(76)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哀牢山区的社会矛盾	(76)
第二节	李文学的贫苦身世	(83)
第三节	李文学起义的过程	(85)
第四节	李文学起义军的五大战役	(89)
第五节	李文学之死	(96)
第六节	李文学起义的历史功绩	(98)
第九章	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中的弥渡彝族人民	(106)
第一节	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弥渡社会背景	(106)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中的弥渡彝族人民	(109)
第三节	抗日战争中的弥渡彝族人民	(111)
第十章	弥渡彝族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120)
第一节	解放战争中的牛街革命根据地	(121)
第二节	五台山革命根据地	(125)
第三节	滇西人民自卫团地方行政委员会在牛街 ...	(130)

第四节	滇西人民自卫团一支队五大队三中队	(132)
第五节	长山游击队	(139)
第十一章	近代弥渡彝区经济和文化	(143)
第一节	近代弥渡彝区经济	(144)
第二节	近代弥渡彝区文化艺术	(151)
第三编 现代史		
第十二章	征粮、反霸与减租退押	(159)
第一节	征粮与清匪反霸	(160)
第二节	减租退押	(162)
第十三章	弥渡彝区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	(164)
第一节	彝区土地改革	(165)
第二节	彝区农业合作化运动	(172)
第十四章	党的民族政策和新型民族关系	(183)
第一节	民族工作	(186)
第二节	彝族干部	(189)
第三节	民族团结	(192)
第四节	牛街彝族乡	(193)
第十五章	弥渡彝区在困难中曲折前进	(201)
第一节	“大跃进”运动	(203)
第二节	人民公社运动	(219)
第三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24)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运动	(227)
第十六章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232)
第一节	拨乱反正	(233)
第二节	彝区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	(235)
第三节	彝族地区巨大发展变化	(240)
第十七章	弥渡彝区现代彝族经济	(243)
第一节	弥渡彝区农业生产	(244)

5

第二节	弥渡彝区林业生产	(250)
第三节	弥渡彝区畜牧业生产	(252)
第四节	弥渡彝区其他养殖业	(254)
第五节	弥渡彝区手工业生产	(256)
第六节	弥渡彝区基础设施建设	(259)
第十八章	弥渡彝区现代社会发展事业	(264)
第一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	(264)
第二节	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269)
第三节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279)
第四节	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286)
参考书目		(289)
后 记		(291)

第一编 古代史

第一章 汉代以前的弥渡土著先民

第一节 弥渡境内远古文化遗址及特点

弥渡历史渊源流长，近年境内出土的龙潭山（龙王庙）旧石器遗址，白云寺诸葛寨新石器遗址，青石湾、大官庄等石棺墓以及战国铜鼓与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最迟在5000年以前，弥渡这片土地上就有早期人类生息繁衍。

在遥远的古代，弥渡境内有茂密的森林，浩瀚的湖泊，辽阔的草原。地质勘测表明，在新生代第四系，有更新统湖积物、砂层、褐煤层出露于弥渡盆地西部边缘台地，呈带状分布。全新统洪积、冲积、湖积物覆盖于盆地之上有砾石、砂层、沙粘土、砂砾石松散堆集，总厚度大于500米。近地面有贝壳、螺壳、鱼类尸骸及草煤分布，部分剖面中有泥炭层。说明在形成弥渡盆地这个断层经历过耐湿带草木或沼泽植被昌盛繁衍的时期。在弥渡县境内的许多地区，都有煤层存在，由此证明，弥渡古代植被完好。境内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四季长青的松树和落叶乔木，森林中经常有成群结队的虎、豹等凶猛的野兽出没。在沼泽地带，还能见到常来觅食的野象群。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弥渡土著先民，常常受到猛兽的袭击和恶劣气候的折磨。为了生存，他们以氏族成员为单位，过着原始群居生活，这就是弥渡土著先民

最初的生活状态。

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弥渡境内陆续发掘出大量的新石器遗址，从此揭开了弥渡远古人类活动的历史。

龙潭山（龙王庙）遗址 1988年11月，弥渡县寅街武邑村农民在弥城镇南9公里，西距毗雄河13.53米处的龙潭山（龙王庙）山麓开山取石时，于五花土层中掘出数件石器，并伴有大量陶片。经大理州博物馆多次实地调查核实，其面积约800平方米。该遗址分布于龙潭山麓缓坡台地上，溪流穿台地而过，属一台地型的古文化遗址。并处于山坡的背风、向阳面，与洱海区域以往发现的新石器遗址的地理环境相同。

该遗址所出的梯形石斧、半月形石刀、半月形刮削器及大量陶片，均是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共出的典型器物。打制石斧、半月形石刀及半月形刮削器的发现，充分说明了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因此，龙潭山（龙王庙）遗址属于典型的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关于该遗址的年代，鉴于它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且这批打制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大部分未经二次加工，器形较小等特征，与西藏昌都干若遗址所出土的打制石器颇为相似。在龙潭山出土48件石器中，磨制石器只有9件，占石器总数的18%，数量少。此9件磨制石器，其磨制技术较诸宾川白羊村等遗址所出土者有明显差距，显得原始。而与西藏昌都干若遗址相当，距今4000~5000年，属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早期遗址。

营盘山新石器遗址 位于弥渡寅街镇白云寺后营盘山（又名诸葛寨山）与苴力镇交界的地方。坐西面东，背风向阳，山西麓傍苴力镇青石湾村，距弥城约17公里。1985年4月的文物复查中首次被发现。遗址范围很广，营盘山周围山坡均有新石器时代遗物发现。遗址中心区域营盘山土壤呈黑、红、黄、橙、棕诸色，山坡表层遍布陶器碎片。遗址中心区域南北长300余米，

东西（营盘山顶大墓至下山包基坑东壁）287 米，面积约 86 400 平方米。

在遗址范围内采集石斧四把，其中有两把仅存上段，刃无。一把为红砂石，一把为青石，另两把皆存下段，刃较完好。当中一把刃口锋利，两者皆为青石，磨制细腻。采集石刀五段，均为长矛石刀，其中一段为穿孔石锯，较为少见。现存残片半段，有半瓣穿孔，长 6 厘米，宽 3.2 厘米，刃口锯齿型，其余石刀残片除一段外，皆有刃槽，存残刃。

在遗址范围内还采集红砂石研磨器、纺轮、园饼石器（疑为纺轮未成品）残件，狩猎器残件，直径在 5 至 6.5 厘米左右，表面研磨光滑。青石质。此外夹砂橙黄、黑灰或褐陶残片收集甚多，以夹砂橙黄陶为最。据残片中的底、壁、口、边形状，可辨其型具有瓮、罐、盆、钵、碗、杯、豆、鼎足等生活器皿。根据采集到的遗址器物 and 遗址遗迹看，营盘山新石器遗址是弥渡境内发现的又一个洱海区域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 3 000 ~ 4 000 年以前。

青石湾青铜器遗址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弥渡县在苴力青石湾附近先后出土了两具古代铜鼓。据云南省博物馆考古队鉴定是战国遗物。这是云南洱海地区继 1958 年在剑川海门口发现铜器之后，以及 1964 年在祥云大波那发现铜棺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它为研究古代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1978 年 8 月，弥渡苴力三岔路村社员罗绍才，在村后山坡修建小水库，当他掘土至 2 米深处时，挖到一件铜器，上覆木板，内贮黑水，以为是烹饪用具，当废铜交给供销社。弥渡县文化馆得知后，立即取回进行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古代文物，状似“西汉铜鼓”，颇有考古价值。

事隔一年，1979 年 8 月 16 日，又在距三岔路村 4 公里的青

石湾小钟山上发现了一具类似铜鼓，因年代久远，水土流失，鼓面早已微露出土，过路的小孩李应昌等2人发现后即取出交给生产队。1980年1月，云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州文管所在弥渡县文化馆的协助下，进行发掘，又在青石湾发现石棺古墓10座，共出土青铜器37件。随葬物除陶器等物外，还有长20厘米的青铜短剑一柄，青铜矛一个，青铜锄、削各一件，铸件与祥云大波那的形状近似。

弥渡地区出土的青铜文化类型，出土的兵器及生产用具，与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文物大体相同。这表明，弥渡地区在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与整个洱海地区的历史进程几乎是同步的。从出土的青铜器物来看，有青铜兵器，说明当时已发生了局部的部落兼并融合战争。

从弥渡境内出土的遗址和遗物看，当时的人们依傍天然溪流而居，能建造一种半穴居房屋，并已懂得住宅周围的环境改造。他们住在山坡上，以石斧、石刀和竹木工具经营原始农业，作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他们还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处于原始生产状态。这些古老的先民，在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发着弥渡这片古老而神奇美丽的土地。

综上所述，根据出土文物和“二次葬”石棺墓的特征，它属于洱海流域近年来弥渡境内出土的远古文化遗址及特点说明，远在距今5000~6000年左右，弥渡这片土地上，就有早期人类生息、繁衍。他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及生活条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至二世纪就步入了青铜器时代。尽管弥渡境内的彝族先民——土著居民是在历史进程中，通过部落、氏族的不断兼并、融合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但不可否认，远古时期生活在弥渡境内的土著人是后来形成弥渡彝族的基础。

第二节 勤劳、勇敢、聪慧的彝族先民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弥渡彝族是彝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弥渡彝族的发展史，必须放到整个彝族发展史中去研究。因此，在研究弥渡彝族史之前，有必要将整个彝族发展史的概要作一个简单交待。

勤劳、勇敢、聪慧的彝族先民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土著民族。1975年，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境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拉玛古猿化石。拉玛古猿正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是“正在形成中的人”。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元谋县发现了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化石，它是迄今为止所知亚洲大陆最早的原始人类。1960年和1975年先后两次在丽江漾弓木家桥同一地点，发现了已属于人类“智人”发展阶段的“丽江人”化石。1965年、1970年和1972年先后三次在西畴县城东南500米处的“仙人洞”中，挖掘、清理出已接近“现代人”而尚处于“晚期智人”发展阶段的“西畴人”化石。1961年、1975年分别在路南县城附近及板桥街、呈贡东北11公里处龙潭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1980年初，又在昆明市呈贡县南发现了属于“全新世”已进入了“现代人”发展阶段的人类化石，被定名为“昆明人”。经专家鉴定，“昆明人”至少已有了上万年的历史。从获得“昆明人”化石的同一文化层内存在的其它考古遗迹进行分析，证明“昆明人”时代已经进入了“新石器”发展阶段。此外，在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流地区、滇池地区、澜沧江中上游地区、滇东北地区以及红河流域等地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

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充分证明了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而彝族也是这块土地上

最古老的居住民族。在今天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器、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碧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誓师时，蜀国就带领其亲属“龙”系统的部落参加伐纣。与此同时，各地的彝族先民建立了一些比较著名的部落联盟制国家古滇王国、古莽国、夜郎国等。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今天西南各地彝族都普遍传说洪水泛滥之后，笃慕繁衍了彝族。大家都认为笃慕是民族的六祖。彝文典籍中大量记载了笃慕的活动。既然洪水泛滥之后的笃慕——六祖也成为了全民族认同的历史事件，那么，无可否认，这是古代部落分化或部落战争的折射和沉淀。而且，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越”，其31代才是笃慕。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彝族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以至官僚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程。

第二章 彝族族源及民族形成

弥渡彝族人口约 22 355 人，主要居住在牛街彝族乡和弥渡西山的清水沟、金刚、石甲、高坪、多枯、瓦哲和苴力镇五台以及德苴乡青云、太平一带；红岩镇靠山的理卫、吉祥、大营；新街镇的西河、新胜等地，占弥渡县总人口的 8.5% 以上。弥渡彝族分布地区高山大川纵列境内，立体气候、立体农业、立体文化的格局明显，彝区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历史的长河中，弥渡彝族形成的各支系，走过了基本相同的发展道路，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经济文化。

弥渡彝族源远流长，族源问题主要有北来说和土著说两种。北来说认为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当地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

第一节 弥渡彝族与古羌人的渊源

古羌人部落，远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北方陕、甘、青一带，从事畜牧业，随水草而居。他们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支系繁多，其活动范围，北至天山之麓，南抵金沙江岸。古羌人种姓中的“越嶲羌”、“旄牛羌”和“青羌”等部落，则分别在金沙江东西两岸从事牧畜。由于人口发展，他们逐渐分化为“或为旄牛种”，“或为白马种”，“或为参狼种”（《后汉书·西羌传》）。各以旄牛、白马、参狼作为氏族图腾。

氐羌是我国西北高原上的一大族群，夏商以前，氐羌分为两

支，有一支向东迁移，进入中原地区，成为姜姓部落，后融入华夏族之中。而在西部者，则居于黄河之首以及徼水、赐支河三河地区，在今天我国的西部地区形成一些大大小小的部落。处在居无常所、随水草而逐迁的游牧阶段和无部落首领，不相统一，依强而附的社会形态中（《后汉书·西羌传》）。

公元前五世纪，羌人的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部落联盟首领叫无弋爰剑。自无弋爰剑后，羌人分为150多个部落。迁移到我国西南地区的羌人则发展成为越羌、广汉羌、武都羌等。

西汉前期，在今岷江上游有“笮人”分布，《华阳国志》记载，“笮人”是“夷”的后裔。

汉代羌人进入西南地区后，与当地“夷”系各部落经过长期的分化融合后，成为今天彝语支各兄弟民族。

战国秦汉时期的石棺葬，在我国西南地区分布颇广，而且文化内涵基本相同。彝族先民原行土葬，后来改行火葬。而在《六祖魂光辉》中则记载彝族古代的一个部落“尼家”是行石棺之俗。汉代以后，彝族丧葬习俗突然发生改变而行火葬，是与羌人的南迁及其同化分不开的。所以，秦汉时期，一方面是今天川、滇、黔各彝族部落不断迁移，对流，进而整合成统称为“夷”的族属；一方面又是与旄羌族的融合，形成了固定的文化共同特征，如父子连名制，行火葬，党妻族、转房制等；再一方面在迁移、对流的历史过程中，分化出去一些部落，发展成为其他兄弟民族。考古学家证实，云南的石棺葬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中上游及各支流沿岸，大多位于各支流沿岸的缓坡台地或附近山峦上。1979年以来，弥渡县先后在苴力石灰窑、邑者棚，新街大官庄、下马营，寅街大庄营等地发现大量石棺墓。据考古专家证实，各地石棺墓都普遍实行检骨二次葬，即人死后草敛一段时间以后，将死者骨骼迁入固定的墓穴中。有的在一个墓穴中有多架骨骼，如在苴力发现的石棺葬，墓穴中的骨骼，最多者则达41